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慈恩寺沙門辯機撰

漕矩吒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
安呾羅縛國　闊悉多國　活國
普揵國　阿利尼國　迦羅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呾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居勿反）浪拏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弥國　朅盤陁國　烏鍛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隱軫疇壟爽塏穀稼時播宿麦滋豐草木扶疎花菓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踊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技術聡而不明日誦數万言文字言辞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

百所僧徒万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

万言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
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

百所僧徒万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
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
而好學无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
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
極盛宗事毱（錫苟反下同）那天其天神昔自
迦畢試國阿路猱山徙居此國南界
毱那四羅山中作威作福為害為惡
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
仰上下祗懼隣國異俗君臣僚庶每
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賫金銀奇寶或
以牛馬馴畜競興貢奉俱伸誠素所
以金銀布施羊馬滿谷无敢覬覦唯
脩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
其呪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
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
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
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号護苾那周二
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
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
也深信三寶尚學遵德從此國東北
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
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

崇峻危磴欹傾蹊徑盤迂巖岫迴干

踰山涉川趣迦畢試國邊坂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

崇峻危隥欹傾蹊徑盤迂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氷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凄烈積雪弥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集翱翔不能越度足跡步履然後翻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贍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巔無樹唯多石峯攢立蔓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呾羅縛國

安呾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凄勁豐稼穡宜花菓人性獷暴俗无經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唯脩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闊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減千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菓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頗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

花菓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

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菓異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習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還徙烏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鎋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瞢健國

瞢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茫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茫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

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
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
芻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普健國
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
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
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普健國但
其人性暴愚惡有異北至鈸利曷國
鈸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
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
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
餘里至呾摩呾羅國

呾摩呾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
千餘里山川邐迤土地沃壤宜穀稼
多宿麦百卉滋茂衆菓具繁氣字寒
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
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
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
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
除去一岐舅姑俱没角冠全棄其先
雖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

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為侵掠自守
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千堅城

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為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千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谷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邐迤沙石弥湧土宜麻麥多蒲陶胡桃梨柰等菓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八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老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奇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浪拏國

屈浪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度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褐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折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

國俗無法度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
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氎褐有山巖

中多出金精琢折其石然後得之伽
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
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
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鎮偲又謂護密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貨邏國
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
四五里不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
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湯寒風淒
烈唯植麥豆少樹林乏花菓多出善
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
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氎褐眼多碧
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
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
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
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
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
礼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下語必當
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
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
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
示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来弟子所
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

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

儀形而報王曰我如来弟子所謂苾蒭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憂子難濟王曰天神謂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憂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猶曰不死疹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問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云當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煞神王除神像投縛荳河迴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佇足邪途澆弊雖久必革在茲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紜紛生死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瘥差先承指告果无虛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尒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為羅漢建也

監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鈴蓋衆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関秘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

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
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秘術

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
莫知實録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麥
穀稼林樹稀疎花菓寡少氣序寒
烈風俗獷勇忍於煞戮務於盜竊不
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来禍福懼現
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
覩貨羅國語言有異越達摩嶺鐵帝
國大山之南至商弥國
商弥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
堆阜高下穀稼備植麻麦弥豊之稱
陶出雌黄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
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来
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
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伎能
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
衣氎褐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
從乙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
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
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暖雨
雪山開故寒風凄勁春夏飛雪晝夜

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

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暖雨
雪山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

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
稀少遂致空荒絶無人止
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
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瞻
部洲中其地寒高也水乃澄清皎鏡
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
則鮫鏑魚龍黿鼉龜鼈浮遊乃鴛鴦
鴻鴈鴛鴦鵝鸛鴨諸鳥大卵遺纊荒野
或芦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
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
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
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徙
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
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鈐露羅國多金
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
險路无人里唯多氷雪行五百餘里
至朅盤陁國
朅盤陁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
大石嶺背從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
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麻麥豐多
林樹稀花菓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
俗无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
驍勇容貌醜獘衣服氈褐文字語言

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

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
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
教說一切有部今王淳質敬重三寶
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
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呾羅
唐言漢日天種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
利剌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
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
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
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趣歸路
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
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
吾王德感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
有娠願此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
或以後誅訐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
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
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
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
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
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
且推日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
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主建
宮垂愿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

事子稱尊号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
儀无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
雄勇容貌醜獘衣服氈褐文字語言

事子稱尊号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弈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

無憂王命世即其宮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呾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捜神玄旨日誦三万二千言兼書三万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彦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号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威德興兵動衆伐呾叉始

羅國為者而得之建此伽藍式照瞻仰

羅國為昔而得之建此伽藍式照瞻仰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摇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衆僧平別為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通論反）穆舍羅（唐言福舍）葱嶺東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壠舄鹵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来苦斯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万餘人俱赍時竭盤陁國有大羅漢遥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適来至此商人已喪於是取諸珎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隣國鬻户邊戍以賑往来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葱嶺東罡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鎶國

烏鎶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

猛北有童受号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感德興兵動衆伐嗔又始

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鎋國
烏鎋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蓊茂花菓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黠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俗寡禮義人性剽獷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无別君長役屬朅盤陀國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龍蔥鬱不興雲霓隱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窣堵波巋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圮中有苾蒭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親礼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競脩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蒭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揵稚聲或言待日光照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illegible]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

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俞乎

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illegible]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

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俞乎鼓擊捷稚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介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蒭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河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閉而閉目悵若有懷尋重問其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語覆去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跡勒者乃稱其城号也正音宜太室利訖栗多衣跡勒之言猶為訛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艱難花菓繁茂出細氎褐工織細氎氎能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庸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匿容貌丑陋文身綠精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存體勢語言辞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万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

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户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弥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陶梨柰其菓寔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刼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

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嶢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觀磎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基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阿羅漢窣滅者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爲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虔莫斯爲盛也十万頌爲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漢那國匈奴謂之于闐訛也諸胡謂之窣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

壤土隘狹宜穀豫多衆菓出氎絁曰氎工紡績絁紬又產白玉殺鬼玉[illegible]

穿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明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

謂之千　諸胡謂之壑旦印度
謂之盃舟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

壤土隘狹宜穀豫多衆菓出氎毛日氎工紡績絁紬又產白玉鑿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技藝博達伎能衆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儛少服毛褐氎裘多衣絁紬白氎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尊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太毗沙門天之祚胤也

昔者此國虛曠无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无憂王太子在咀叉始羅國被投日已无憂王怒謫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其谷閒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惟舉酋豪尊立為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於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

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

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於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

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主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貧大瓠盛滿水而自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尅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冑神像頷上剖出嬰孩拾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日茲已降迹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珎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為國号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弥

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

為毗盧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

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異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尒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纆愛網王曰說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為我現形既得瞻仰當為建立磬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咸遂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揵稚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礼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揵稚因即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餞伽山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隱四絶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為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擁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呂被譴寓居屈支恒礼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遥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正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弥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弥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弥啖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為王子既嗣位已威攝遐迩遂踰雪山伐迦濕弥羅國迦濕弥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闘兵也我能退之尋為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弥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弥羅王謝咎交歡

先身沙彌時來而以示之王既見本得宿命智與迎瀛弥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弥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礼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或招僧侶捨寶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壞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為其羣之酋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為從昔者匈奴率數十万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万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泊乎寇至无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異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吾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間也莫不懼焉方被鎧而著馬鞍人服弓弦甲純儿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縛受戮於是咨其勝虜其兵匈奴震懾以為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

練儿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
縛受戮於是依其將虜其兵匈奴震

懾以為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
鼠厚恩建祠祭奔世遵敬特深珍異
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
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趍拜以致
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
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則
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
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
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
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
遥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
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
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
乃心祗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
曰物有所宜志其所在幽林藪澤情
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
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窣堵波沙
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
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
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
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
无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

石函等以次周戚王命匠人不日功
畢載諸寶輦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官

用送奉詣伽藍與白沙門鳩摩羅漢曰王
无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

石函等以次周威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輦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官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万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損觀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弥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絶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養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免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勑關防无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尒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

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

旦鄰王命使迎婦而誡曰尒致辭東
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

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
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
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遂入
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
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
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
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飼之自時厥
後棄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
傷煞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
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
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
蠶不煞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
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斯流王深怪異
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
人取給今忽斯流其咎安在為政有
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
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斯
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
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淩波而
至曰我夫早喪亡命無從所以河水
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
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

敬耳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既迴駕
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

絶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
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

敬耳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既迴駕
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
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絶食則死
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
對曰久已虛薄謀當重任常思報國
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
万姓何丞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
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脩福建
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
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
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
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
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茲沒矣
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
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謀
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
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
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
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
圮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
地絶無蘖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
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万西

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
十万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

地絶無蘖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
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万西
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
十万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
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然虜
其王煞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
血染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媯摩城有雕
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
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
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
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
陁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
空至此國北昌勞落迦城中初到此城
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
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礼拜此
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
乃下令宜以沙土坌此異人時阿羅
漢少蒙沙土餅口絶糧時有一人心
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礼此僧及見羅
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從
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
類余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坌我獲
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
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

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
滿衢路人更罵所告者此人心知必

成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

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獵壞雨雜寶滿衢路人更罵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媯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為大垢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媯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墊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湯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都末羅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

百餘里至新摩駄那故國即涅末地

魃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都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

百餘里至新摩駄那故國即涅末地也城邦荒廢人煙斷絶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捜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盡非可仰説隨所遊至略書梗概舉其聞見記諸慕化斯國日入已來威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内豈徒單車出使通譯万里者哉

記讃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虚通盡形識於沙界絶起謝於塵刼形識盡雖應生而不生起謝絶示所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摘玉豪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万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庶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群有八万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帝教之所覆被鳥獸鳧福林風軌之所披扇車馬壽域聖賢之業咸矣

天人之義備矣然忘動寂於堅固之

是以將教之所被馳騖福林風軌之所被翔軍壽域聖賢之業盛矣

天人之義備矣然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无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揔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天寶斯在越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万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為之教弥新備存經誥祥著記傳然尚群言紛糺異議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録尚衆論之若斯況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覈奥旨文闕焉知是以前脩令德繼軌逸經之學後進英彦踵武鈇簡之文大義欝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

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攄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蔵固王化之由致我

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孝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欝為大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奥義欝於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閟於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

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疏清

與義鬱於千載之下十方遺靈閟於
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

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蹠清
流於雷澤派洪源於嬀川體上德之
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
背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
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
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
之地歷覽魯衛之郊背三河而入秦
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遍劾
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
側聞餘論考厥衆謀竟黨專門之義
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
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
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
征資
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
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
管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
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
覽文明發奥旨則博問高才啓靈府
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
所未得為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
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
蘊三冬聲馳万里印度學人咸仰威

德既日經筍亦稱法將小乘學徒号

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
溫三冬聲馳万里印度學人咸仰威

德既日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号
木叉提婆唐言解脫天大乘法衆号摩訶
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傳徽
号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奥義
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奚然
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録
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
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
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憩雞
園迴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
生故基與川原而膴膴潛靈舊趾對
郊阜而湛湛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
而永歎匪唯麦秀悲殷黍離愍周而
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
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遄邁寒
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
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
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
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痆斯國鹿野
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弥國出愛王
思慕如来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切比他國

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切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花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弥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毗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捻六百五十七部將弘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軫載馳歸駕出含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隆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　帝雒陽肅承

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蔭慧日重明黃面流鷲山之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為

法雲再蔭慧日重明黃面流鷲山之
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為

咸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贊深經覽文
如已轉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文飾
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
典謨推而求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
生動色相趣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
為國也盡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
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辭婉密音
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
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
譯寄明人經旨冲玄義資咸德若其
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
讜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
斯則為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讜而
不文辯而不質則可无大過矣始可
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
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
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
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違本從文
所宮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
緇素僉曰渝乎斯言讜矣昔孔子在
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
至於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
徒孔門文學尚不能贊一辭焉法師

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遥之

至於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尚不能贊一辭焉法師

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遥之集文任生摩融叡之筆況乎园方為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苧服為大揔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胎膏不潤從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来屬斯嘉會負鵬雀之資廁鴟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无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倫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録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无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盖不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老封疆物産之記性智區品炎凉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群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户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

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

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
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

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
理絶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
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
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疆埸迴
不行次即書不存編比故諸印度無
分境壤散書國未略指封域書行者
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
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
之務從實録進誠
呈極二十年秋七月絶筆煞青文成
油素塵黷聖鑒詐稱天規然則冒遠
窮遐寔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
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
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鷲山徙於中州
鹿苑掩於外國想千載如目擊覽万
里若躬遊夐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
未記至德壽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
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須左
右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